

淮河（淮南）文化漫谈（第七季）征文

安徽淮南，八公山北麓，淮河穿境东流。

这片土地地处南北要冲，素有“中原屏障，江南咽喉”之称，自古便是南北交汇、兵戈往复之地。自春秋迄北宋，一千五百余年间，十位人物先后驻足于此。身份各异：令尹、谋臣、公子、将军、王侯、县令、知州，脚下却是同一片山河——古下蔡，寿春城，八公山下，淝水之滨。

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恒久命题：知与行。

明代王阳明在《传习录》中提出：“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”“未有知而不行者，知而不行，只是未知。”此论将中国思想史上绵延千年的知行之辨推向高峰。

而这十位淮上先贤，皆生活在阳明之前，自然无从读到《传习录》，也未曾听闻“知行合一”一语。他们只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、抉择、践履，留下的故事，无意间成为阳明知行命题最生动的历史注脚。

一、孙叔敖——知而行，行而利千秋

最早立于此地的，是孙叔敖。

春秋楚国令尹，《史记·循吏列传》列其为循吏之首：“三月为楚相，施教导民，上下和合，世俗盛美，政缓禁止，吏无奸邪，盗贼不起。”

其功业之中，治水最为不朽。他主持修筑芍陂，即今安丰塘，是中国现存最早大型水利工程之一，早于都江堰三百余年。率众于沼泽西，北筑弧形土坝拦蓄淮源支流，设五门石闸调控水量，“水涨则开门以疏之，水消则闭门以蓄之”，使淝东平原成为“百里不求天”的灌区。

“孙叔敖治楚三年，而楚国遂

霸。”芍陂滋养农田，保障军粮供给，助力楚庄王跻身春秋五霸。

孙叔敖之“知”，是对山川水土自然规律的洞察；其“行”，是泽被后世的实干。安丰塘至今仍灌溉寿县万顷良田，两千六百年生生不息。

二、下蔡威公——知而不能行

孙叔敖之后约两百年，下蔡威公登场。

蔡国迁都州来，改称下蔡，即今凤台一带。威公是蔡国末年的有识之士，目睹邦国一步步走向倾颓。其事见于西汉刘向《说苑·权谋》，属于采集先秦传闻而成的故事，并非同期史官实录。

记载言其预见蔡国将亡，闭门痛哭三日三夜，“泣尽而继之以血”。邻人隔墙相问，他答：“吾国且亡。”问何以知之，曰：“病之将死不可为良医，国之将亡不可为计谋。吾数谏吾君，吾君不用，是以知国之将亡也。”

其后楚王伐蔡，威公被俘。昔日听其预言的邻居，此时已为楚军司马。邻人问他：既预知国祸，何以不能自救？威公的回答，将悲剧升华为一则知行命题：

“言之者行之役也，行之者言之主也。汝能行，我能言；汝为主，我为役，吾亦何以不至于此哉！”

言语是行动的仆役，行动才是言语的主人。

刘向文末总结：“能言者未必能行，能行者未必能言。”下蔡威公不是济世英雄，却是这片土地上最早直面知行困境的人；他看透兴亡，却无力推动君主采纳良策，是典型的知而不能行。

淮上十思（上）——知行之镜

程晋金

三、春申君——知而不断

又过百余年，春申君黄歇出场。

楚国令尹，战国四公子之一。《史记·春申君列传》载其“游学博闻”，以辩才说服秦昭王罢兵，又以身涉险护送楚太子完归国即位，功业赫赫。司马迁亲至楚地观春申君故城，感叹“宫室盛矣哉”，评价其早年“何其智之明也”。

而史笔转折，写其晚年“制于李园”。门客朱英洞察李园弑主阴谋，劝春申君先发制人。春申君却道：“足下置之，李园，弱人也，仆又善之，且又何至此？”他低估祸端，不信祸患将成。朱英见言不被纳，恐祸及自身，悄然离去。

十七日后，楚考烈王薨。李园预先埋伏死士于棘门之内，春申君入宫，遂遭刺杀，“斩其头，投之棘门外”。

司马迁引俗语论曰：“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？”

下蔡威公是知而不能行，春申君则是知而不断。非无行动之才，而是在关键时丧失决断勇气。一人困于君上不听，一人败于自身迟疑。

四、廉颇——能行而不知老

与春申君同处战国晚期，一代名将廉颇，晚年客居寿春。

廉颇，战国四大名将之一，“负荆请罪”的主人公，长平之战前期以固守方略抵御秦军。赵悼襄王即位，廉颇遭排挤离赵，投奔魏国大梁，“居梁久之，魏不能信用”。

赵王念其旧功，遣使探视廉颇尚可与否。廉颇当众“一饭斗米，肉十斤，被甲上马，以示尚可用”，古稀之年，以食量与弓马证明自己尚能征战。使者却被廉颇仇人郭开重金收买，回报赵王：“廉将军虽老，尚善饭，然与臣坐，

顷之三遗矢矣。”赵王以为廉颇衰老，终不复召。

“楚闻廉颇在魏，阴使人迎之。廉颇一为楚将，无功，曰：‘我思用赵人。’廉颇卒死于寿春。”

廉颇是纯粹的行者，一生以征战践行报国之志。暮年栖身寿春之时，春申君正为楚国令尹，二人同处一城，惜无史料记载二人交集。廉颇虽依旧披甲上马，却失去属于自己的战场。一身可用之力，终究抵不过一句谗言。

“廉颇卒死于寿春”，短短几字，写尽英雄末路的苍凉。

五、刘安——知而行，行而有书

时光转入西汉。

淮南王刘安，汉高祖刘邦之孙。其父淮南厉王刘长因罪流放，死于途中。文帝将其封地一分为三，刘安袭封淮南王。他深知淮南国在汉廷眼中的特殊位置，明白诸侯王的处境，选择一条与其父截然不同的道路。

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，编撰《淮南子》。梁启超称其为“汉人著述中第一流”，胡适誉之为“绝代奇书”。全书二十一篇，以道家为本，融汇儒、法、阴阳诸家思想。《人间训》中一段话，可视作刘安对知行命题的系统阐释：“居知所为，行知所之，事知所秉，动知所由，谓之道。”

《淮南子》今本不见“月中有桂树”一句，此语见于北宋《太平御览》所引该书佚文，由此孕育后世吴刚伐桂、蟾宫折桂的文化意象。

元狩元年（前122），谋反事泄，刘安自尽。

孙叔敖留下安丰塘，滋养大地；刘安留下《淮南子》，滋养思想。一功在水土，一功在文脉。

□散 文

一轮淮上月 万般家乡情

任雪平

淮水月，淮南见。2026年9月25日，总台秋晚聚焦“淮南时光”，近30个节目融汇古老文明与现代科技、历史记忆与未来想象，一幅山长水阔、家国同辉的佳节画卷惊艳全球华人。万众瞩目的总台秋晚，把璀璨月光和盛世舞台，搬进了我们家门口，让千里淮水、大美淮南，被全国看见、被世界熟知。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淮南人，看着熟悉的山河故土惊艳亮相全国荧幕，心中满是自豪、感动与深深的眷恋。

秋晚镜头里的淮南，是一幅山水与古韵交融的绝美画卷。镜头掠过巍峨秀美的八公山，青山叠翠，文脉绵延，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厚重底蕴。穿梭在青砖黛瓦的寿县古城墙，古朴街巷、斑驳城垣静静诉说着楚风汉韵的千年故事，古朴烟火与中秋月色温柔相拥。同时，镜头也记录下了现代化淮南的崭新风貌，山南人民公园碧波荡漾、花谷似锦，湖光月色与城市灯火交相辉映，柔软沙滩、葱郁绿地勾勒出宜居新城的温柔肌理，传统古韵与现代新风在这里完美交融。

这场落址淮南的中秋盛会，不只是一场视听盛宴，更是一次家乡底蕴的完美绽放。淮南自古文脉悠长，《淮南子》孕育嫦娥奔月的浪漫传说，二十四节气古老智慧流传千年，淮河文明滋养一方水土，非遗民俗、市井烟火串联起独属于这座城的温柔与厚重。总台秋晚以月为媒、以城为景，将传统中秋文化与淮南本土文脉、自然山水、城市新貌完美融合。皎洁月光映照湖光山色，璀璨灯火点亮淮上大

地，传统古韵与现代光影交相辉映，让千

□随 笔

秋之悟

陈 琦

人间朝暮，弹指须臾。
秋意渐浓，是从一个个不经意的微小瞬间，甚或是一片飘叶开始的。及至叶落满地，已是深秋。光阴向来无声无息，秋亦然，无须几日，便悄悄带走满庭春夏。

清晨，推开房门时，鼻尖掠过的一丝凉意，已不再黏。午后，阳光穿过老槐树的缝隙，斜照在窗棂上，少了那份灼人的温度。黄昏，抬头寻望，天空水洗般清澈碧蓝，不时，叠上团团橙色晚霞，那情那景那韵味，堪称画家和摄影师笔墨下、镜头里的追求！

秋高气爽，“从容”是一个极温柔、极大的词。它不像春天的绽放那般急切；不像夏日的暴雨那般无序；也不像冬日的寒风那般凛冽。它像是一汪清水，伴岁月流淌，悄无声息地渗透进大街小巷的每一道石缝中，隐进每一扇半掩的窗口内，还有那一个个性匆匆的归人的衣领处。

那些在春夏两季铆着劲生长的草木花果，到了秋季，悄悄慢了下来。它们不再急于展示自我，而是安静褪去浮躁，似要把根扎得更深，把心沉得更稳，积蓄更强壮的生命力。

一年四季里，人们为生计奔波，为琐事纠结，被喧嚣裹挟，被焦虑牵绊。脚步太过匆忙，忘记了看看沿途风景，忘记了用心感受日常温柔……人的一生，起落浮沉皆是常态。有顺境的繁花似锦，便有低谷的风雨泥泞；有相逢的满心欢喜，便有别离的遗憾淡泊。

□随 笔

打开十月

郑凌红

我们跟着岁月的车轮转，有时难免陷入平淡，但心中还是执着于追求平淡之外的那份小惊喜。十月，像秋天的落地窗，明媚而通透。国庆佳节，是她的眼。

喜欢十月，喜欢她的热烈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秋风裹挟着桂花香，让每一个平素忙碌的人有了放下脚步、享受节日的喜悦与欢笑的出口。在心底，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在回望或是展望中，感慨于正是因为有了先辈们的接续付出，才有了今天的祥和与美满。我想，他们一定早就在心底，默默为祖国母亲送上最深情的祝福。

喜欢十月，喜欢她的成熟。大地上，开始收获成果。无论是橙黄橘绿的色彩，还是稻穗金黄、颗粒归仓的获得感，这种幸福就像五星红旗飘扬在湛蓝的天空，飘扬的是信仰的高度，奋进前行的默默坚守。

喜欢十月，喜欢她的从容。记得前些日子下乡的时候，日上三竿，透过安静的屋舍，抬头偶见云朵似蛟龙并行，划向天际。蝴蝶在农家大院的高墙上起舞，周边是不知名的花儿，我心头一热，赶紧拿出手机拍下，配了文字，发到朋友圈。心想着，远游虽然只是压箱底的心头好，倒不如留心于眼前的风景，来一场心的旅行。往事不如云烟，远山的树，山野的风，田园的茶，纵使静默，却暗自发出声响。想起那些年，追江赶海，走了很多路，遇见了很多风景，每每回想，历历在目，心中皆温暖，眼里皆有幸。可以回乡下老家去住。儿时的同伴，窗前的月影，偶尔传来的父母的呼噜声，都能让我心头一热。我喜欢这样

年淮上文化活了起来、亮了起来，也让更多人读懂了淮南的温柔、包容与奋进。

盛会的惊艳绽放，背后是整座城市的同心聚力、默默坚守。从晚会筹备、场地搭建，到环境整治、服务保障，无数普通人躬身付出、全力以赴。有日夜坚守的工作人员、无私奉献的志愿者，有尽职尽责的环卫工人、真诚服务的各行各业从业者，还有每一位自觉配合、鼎力支持的普通市民。大家以最质朴的方式守护这场盛会，用一城真心、一城温暖，向全国展现了淮南人民淳朴热忱、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。没有耀眼的镜头聚焦，却都是盛会背后最动人的微光，成就了独属于淮南的圆满与璀璨。

秋晚落幕，热度不息，荣光不止。如今，秋晚舞台、焦岗湖荷花淀、影视城等秋晚同款打卡地，已然成为淮南新晋文旅名片。中秋、国庆双节期间，八方游客慕名而来，打卡秋晚盛景、品读淮上风情，感受家乡巨变，热闹的烟火气重回街巷，家乡的文旅活力被彻底激活。这场国家盛会，不仅擦亮了淮南的城市名片，更让我们看到了家乡无限的潜力与生机。

一轮淮上月，万般家乡情。总台秋晚落地淮南，是属于这座城市的高光时刻，更是家乡发展的全新起点。作为普通市民，我倍感荣幸、倍感自豪。未来，我也会带着这份骄傲与热爱，守护家乡美景、传递家乡温情、讲好家乡故事。相信借着秋晚的东风，淮南必将乘风而上、绽放新颜，让更多人奔赴淮南、遇见淮南、爱上淮南！

人们习惯了在盛夏时奋力奔跑，去追逐那些耀眼的、喧嚣的风景。直到秋意漫过肩头，才猛然发觉，那些被眼光忽略的、藏在生活褶皱里的微小确幸，才是岁月真正的底色，是心灵栖息地。

而秋，恰是岁月赠予人们的最好的留白。当秋风掠过，落叶告别枝头；此时你不妨定下心神，静观世事百态、万物自在。闲时静坐一隅，遍赏草木一秋、满树果实。因为，人生最好的状态，从来不是步步争先、事事圆满；而是烟火寻常，内心安然，知足常乐。

一位老者从公园遛弯出来。秋天的阳光落在台阶上，路边的梧桐叶子黄了一半，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落。老者没有急着过马路，他站在路边台阶上，深吸一口气。空气里有桂花的味道，若有若无，淡淡的，混在秋风里。

有人说，四季之中，进入秋天，人们便会不经意地换一种呼吸的节奏。

秋色浸润，叶落霜飞。这并非万物凋零的悲歌，恰是一场盛大厚重的沉淀。它允许人们卸下防备，允许人们偶尔脆弱，允许人们在落叶的缝隙里，重新找回那份热烈和激情。静下心，倾听花语渐远的绕梁余音。静嗅淡淡芬芳，想象草木繁华蓬勃至秋叶静静飘落的新变。

秋之感悟，多了一份成熟、理性，也多了一份生活哲理——时光从不负人。所有的行走都是历练，所有的经历都是成长。



田畴如画

绿能兴乡

代宜喜摄

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记载：“至秋三月，地气不藏，乃收其杀，百虫蛰伏，静居闭户，青女乃出，以降霜雪。”传说中的青女，是天神，叫青霄玉女，司职主霜雪。青女在季秋三月时露面，降霜下雪，施行十二时令之气。霜雪之神的青女，历代文献资料称其为霜神。唐朝时，百姓们已经普遍视青女为霜神，同时，青女作为天降霜雪的神女意象，也渐渐出现在文人墨客的笔下。杜甫《秋野五首》中“飞霜任青女，赐被隔南宫”。李商隐《霜月》诗的青女在故事上最为引人注目：“青女素娥俱耐冷，月中霜里斗婵娟”。

霜，是秋夜与冬晨的私语，是大地在寒意中写下的诗行。它不似雪般张扬，却以无声的洁白，悄然覆盖大地万物。霜降，是梦幻的精灵，草叶上，树枝间，田野里，处处是玉白的晶莹光芒。

清晨的寒凉先与晨光相撞，窗的玻璃上凝结成的霜花，像拓印的星辰轨迹。田埂上，大地里，霜的抚摸，像裹上了薄薄的银纱。嗖嗖的寒风快速掠过，大地无奈地呻吟低语。果园里，红

□散 文

青女降霜揖别秋

刘文勇

的苹果、黄的酥梨挂满枝头，酷暑为它们增添了甜蜜的韵味。玉霜是水的精英，是冰的魂魄，它清冽洁净，带着不容侵犯的高洁，不声不响地来，又在阳光下不声不响地走，只留下一片湿润。天地至此秋色尽，木樨草露衰凝霜，季节划上秋天的句号，冬的歌手已做好歌唱的序章。当我们站在秋的最后一片落叶上，静心细听簌簌的上天的鸣响，准人知道，别具风神而奥妙的冬来了。

霜花的降落好像无声，但意境中却有天地间的深沉回响。银白色的霜花如潮水般覆盖原野，万物在寒霜的包裹的态势中表现出静谧的猛烈。大街上大路旁院落里，白皑皑的淮地铺上萧萧寒霜，枫叶像诗者的彩色，霜花如碎银般一粒粒，一片片，一闪一闪地亮起耀眼光芒。树枝屋檐挂满了白霜，像百岁老人的银须，飘然于宽广而深厚的胸膛上。院子里婆娑的葡萄架，肥大的葡萄叶子上，布满茸茸的亮晶晶的霜花，那葡萄叶骤然增加了厚度而凌霜不凋。所有的树枝，都凝结成银白的美色，一眼望去如同银花盛开耀眼光璨。八公山的山坡与山顶以及被霜染得白艳艳的野草，像是一片片白中透红的杜鹃花。朵朵白色霜花，皎洁晶莹，对着阳光，银光閃

烁；背着太阳的另一面，紫色的暗影好像在轻轻低语。月与霜相融，光与色交辉，霜气如银龙般在天地间蔓延。秋夜的清冷与天地的辽阔和谐地浑然一体，霜满天地的壮阔之美锦绣般壮观。霜被视为秋的肃杀，在唯美意象中，霜是生命的淬炼者，也是在逆境中磨炼心性者。经霜的枫叶红于二月花，霜染的秋林层林尽染。那霜意，是秋色在寒霜中燃烧的光芒，是生命在逆境中绽放的炽热体，是霜色浓重的悲壮而璀璨唯唯美。

霜花是法官，无私地鉴别自然界植物，谁能战严酷冬寒冷。事实证明只有菊竹松柏等植物，能够经得起霜霜的检验，它们的品格是高洁坚韧孤傲的。霜花是严酷寒冷之物，清冷澄澈洁白，亦有超脱世俗、孤傲绝俗特性，同菊竹松柏有同质共德之处，但上天赋予它们的使命不同。菊竹松柏这些大自然的佼佼者，在寒流中历冰霜，不变风骨，经得起考验，精彩相授视之盈目而保持高洁，它们是大自然中的精英翘楚。菊花是傲霜的代表，在百花凋零时怒放。古人有诗描写菊花宁死不屈的傲骨精神：“花开不并百花乱，独立疏篱趣未穷。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。”歌菊宁死不屈，寄托诗人忠贞不阿的情怀。苏

轼诗《赠刘景文》，“菊残犹有傲霜枝”。菊花虽已凋谢残败，但傲立寒霜的枝干依然挺拔，在寒风中仍然生机勃勃而坚韧优美。诗人以“傲霜枝”赞美菊花傲然坚挺的坚韧风骨，以此喻人在困境、逆境中保持高洁气节，不屈不挠的刚直。竹之傲霜，是岁寒时节的坚韧，是风霜中的高尚。郑板桥有赞竹的诗，竹根咬定青山，深扎破岩，任凭寒暑交替、风霜雨雪的摧残，依然坚韧挺拔，展现了竹的傲骨与不屈。冬竹，绿意破寒，笔直挺拔，与冬梅并肩，笑傲霜雪。竹没有华丽的外表，却以其坚韧不拔的风姿，在寒风中舒展腰肢，直刺寒云。翠竹迎风，劲节傲霜，清姿照春秋，展现了生命在逆境中的顽强与纯洁。寒霜降临，唯松柏负重苍翠，振柯凌风，在凛冽的寒风中耐寒不凋，彰显着松柏傲霜枝愈劲挺的磅礴力量。松柏像卫士，在霜雪中昂首，诠释着生命的顽强。霜雪的侵袭也好，狂风的肆虐也罢，扎根岩石缝隙，绽放着生命的冷光。傲霜的菊竹松柏等，它们凌霜，衬托了霜的公正。大自然的精英翘楚们不仅凌霜而立，而且抗争了严寒并不屈不挠，强化了对生命本质的坚守，持久地渴盼着对春天的热望。

淮地的秋天是一首诗，只要倾听一听，全是动听而抒情的韵律。站在八公山高高的山顶上，眺望远处，秋光秋色若画，红枫银杏飘飞。红色、金色叶片，就像铺在淮河大地上的彩色沙滩，美至极致，让人心醉。可爱的秋天要离开了，她为淮河儿女送来丰满财富和万千景致，并揭开雪国的篇章。